

恨世者

法莫里哀著

周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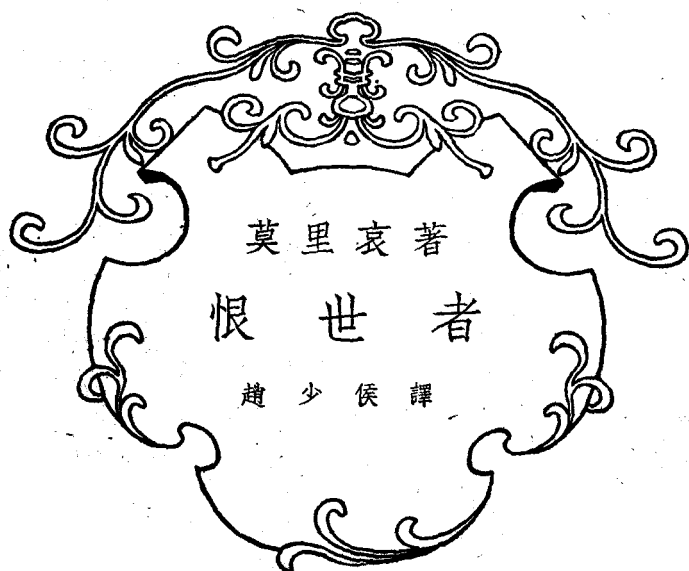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恨世者

1934



.....



莫里哀著

恨世者

趙少侯譯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•北京

恨 世 者

莫里哀著

趙少侯譯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：(195) 字數：48千

開本 31''×43'' $1/32$ 印張 $3\frac{1}{16}$ 插頁 3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1—3000

定價(6) 0.60 元

MOLIERE

Le Misanthrope

Librairie Hachette Paris, 1925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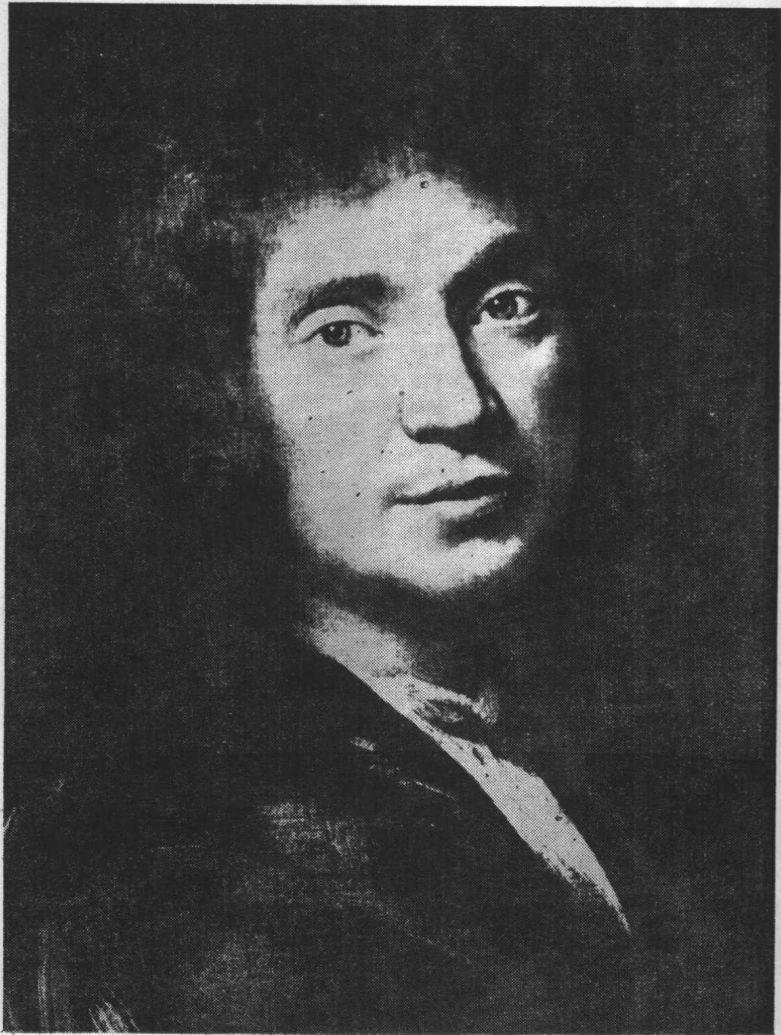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——幅根據 Edinburgh: John Grant
，1926 年出版的英法對照本中插圖複製

裝幀設計木刻：柳涯 藤 韓

內 容 說 明

莫里哀(1622—1673)是法國喜劇的奠基者，是繼阿里斯托芬之後最偉大的喜劇詩人。他長期生活在人民中間，熟悉勞動人民的疾苦，對封建貴族有無比的憎恨。他的作品忠實地反映了十七世紀法國社會的全貌，是具有高度現實性和人民性的世界古典名著。

本劇寫於1666年，是在“偽君子”禁演後二年，作者更深刻地認識了封建貴族虛偽本質之後寫成的。主人公阿爾賽斯特是一位痛恨當時風尚的哲學家，他到處揭穿貴族士紳的虛偽和淺薄，抨擊社會上通行的繁文縟禮；雖然受盡訕笑，但始終不與社會妥協。詩人通過阿爾賽斯特的形象，生動地、尖刻地揭露了宮廷貴族的虛偽、淺薄、傲慢、欺詐和無恥，對封建社會給以無情的抨擊。



莫里哀畫像

法國彌尼雅作

劇中人物

阿爾賽斯特——色里曼納的求愛者。

非蘭德——阿爾賽斯特的朋友。

奧龍特——色里曼納的另一求愛者。

色里曼納——阿爾賽斯特所追求的婦人。

愛麗央特——色里曼納的表妹。

亞勒細諾哀——色里曼納的女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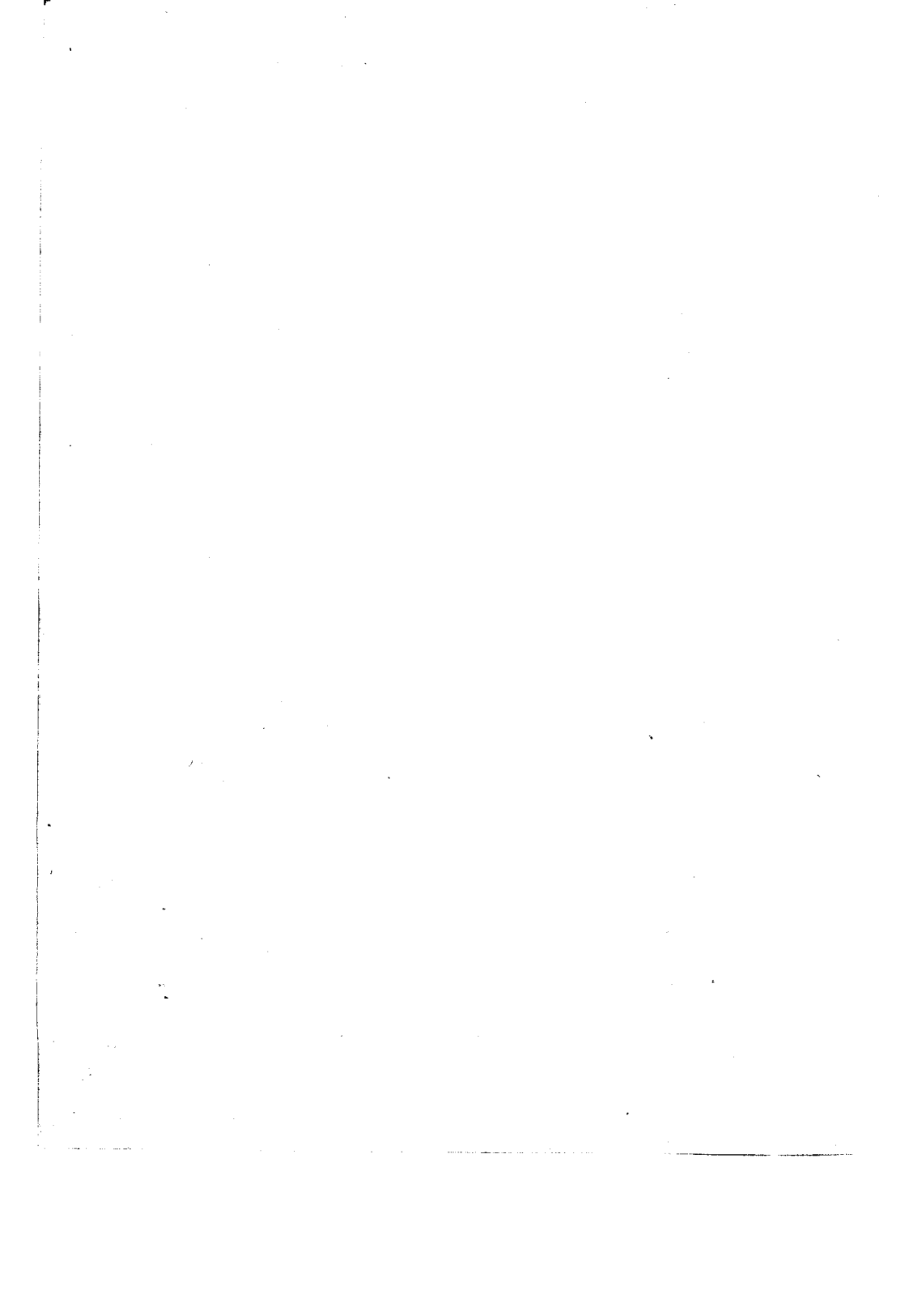
委加斯特——侯爵。

格里黨特——侯爵。

白司克——色里曼納的男僕。

一個貴族審判委員會的警官。

杜巴——阿爾賽斯特的男僕。



第一幕

地點： 巴黎。

第一場

出場人： 非蘭德，阿爾賽斯特。

非蘭德 什麼事？怎麼啦？

阿爾賽斯特 （坐着）請你不要管我的事。

非蘭德 不過你必須告訴我到底是什麼怪事使得你……

阿爾賽斯特 對你說過了，不要管我，你到一邊躲着去吧。

非蘭德 但是至少你先不要動氣，聽一聽我說的話呀。

阿爾賽斯特 我偏要動氣，什麼話也不聽。

非蘭德 你忽然這樣大發脾氣，我不明白你是爲什麼，雖然

我們是朋友，我可是頭一個……

阿爾賽斯特（突然站起）我，我是你的朋友？趁早在你的賬上勾掉這一筆吧。我一向認為做你的朋友是一件光榮的事；然而自從剛才看見了你那種種表現，乾脆對你說，我不再是你的朋友了，我決不願意在自甘墮落的人的心裏佔一個位置。

非蘭德 那末，阿爾賽斯特，在你看來，我真是罪大惡極了？

阿爾賽斯特 你真應該活活羞死；這樣一樁行為是不能得到原諒的，凡是正人君子看了都要忿怒。我看見你在那裏向一個人萬般殷勤，對他表示最深切的溫情；一面狂熱地擁抱他，一面還向他賭咒發誓表示友誼，可是等我隨後問你他是什麼人，你却幾乎連他的姓名都說不出來；你對他的那陣熱情原來是分手就完，馬上就把他看做一個漠不相關的人了。喂！你竟墮落到出賣自己的靈魂，這真是一件喪失人格、卑污無恥到極頂的事。如果我不幸也做了像你那樣的事，我便會懊喪得立刻去上吊。

非蘭德 我可看不出這件事是應該上吊的，我懇求你發發慈悲，允許我擅自將你對我的判決減輕一點，並不因為這個事就去上吊，對不起得很。

阿爾賽斯特 這種玩笑開得多麼無聊！

非蘭德 那末說正經的，你倒是要我怎樣呢？

阿爾賽斯特 我願你做個誠實人，不是真正從心眼裏發出來的話一句也不說。這才不失爲正人君子。

非蘭德 如果有一個人高高興興地跑過來擁抱你，你總該照樣還他一個禮，總該盡你所能的回答他的殷勤吧！他怎樣來，你就怎樣去；他要宣誓，你就賭咒。

阿爾賽斯特 不，我看不慣你們那些時髦人所做的下流樣子。我最恨那些動不動就賭咒發誓的人的醜態；我最恨那些滿面春風，動不動就跟人擁抱的人，我最恨那些廢話連篇，一心要討好別人的人；他們對所有的人都玩那一套虛偽的禮節，不管對一個正直人或對一個壞蛋，總是一般看待。倘使有一個人對你表示殷勤，向你宣誓證明他的友誼、忠心、至誠、崇敬、溫情，天花亂墜地把你恭維了一大套，可是等他遇見另外任何一個草包，他也過去如法炮製一番；請問，這到底於你有什麼益處？不，不，世間沒有一個良心擺在當中的人願意接受這種娼妓式的尊敬的；如果有人把我們跟全世界的人都混在一起來看，最光榮的尊敬也就分文不值了。無論這個人的尊敬心是根據什麼偏愛發生的，如果他對任何人都加以尊敬，那就是對任何人都沒有加以尊敬。既然你也

染上了現時流行的這些毛病，哼哼，你就不能再做我的朋友了。我不能接受那種對個人才德不加任何區別的廣泛的情誼。我要你把我跟別人區別開來；乾脆說吧，把所有的人都當作朋友看待的人，我是不喜歡的。

非蘭德 但是既然在社會上不免要有交際往還，那末就不得不順着習慣的要求拿些應酬場中的俗禮應付別人呀。

阿爾賽斯特 不，我對你說，我們應該不留情面地譴責那種可恥的、虛假的朋友間的往還。我們要做真正的人；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都必須使我們的內心兜底暴露在我們的言詞裏，應該是我們的內心在那裏講話，不能讓我們的真實情感蒙上那個虛偽客套的假面具。

非蘭德 有許多地方一味地爽直反倒叫人看着可笑，再說也行不通；儘管你對名譽的看法那麼嚴格，說句你不愛聽的話，有時候能將心裏的話隱藏起來倒還是件好事呢。我們對成百成千的人究竟都有什麼想法，難道可以完完全全對他們講出來嗎？那算有禮貌嗎？比方我們恨某一個人，我們莫非就應該將真情實故全都告訴他本人嗎？

阿爾賽斯特 是的。

非蘭德 什麼？那末你當真去對那老歐米爾說，像她那樣年紀還要假裝美人未免不大相宜，說她滿臉擦的粉誰看了都惡心嗎？

阿爾賽斯特 當然的。

非蘭德 你也對陶里拉說他太不知趣，不該在宮裏大談他本人如何英勇，出身如何顯貴，談得沒有一隻耳朵不膩煩？

阿爾賽斯特 對了。

非蘭德 你這是開玩笑吧。

阿爾賽斯特 我一點也不開玩笑，在這點上我是一個人也不能放過的。我的眼睛實在看不慣；無論在宮裏或在城裏，所見所聞全都是叫我氣惱的事；我看見了那些人的處世方式，我就感覺非常悲觀，萬分痛苦；我到處只看見卑污的諂媚，不公、自私、賣友與奸詐；我真忍受不住了，我要發狂了，我的計劃是要和全人類正面地痛痛快快地鬥一場。

非蘭德 這種哲學家的憂傷未免太過份了，我見了你這種隱憂深愁實在覺得好笑，我想我們這兩個受同樣教育長大起來的人頗像“丈夫學堂”^①裏所描寫的那一對弟兄，一個是……

阿爾賽斯特 哎喲！不必提這種乏味的比喻了。

非蘭德 好，就不提吧，那末，說正經的，你趕快不要再這樣瘋瘋癲癲了。世界不會因你這番操心而改變樣子的；既然你是這樣熱愛真誠，那末讓我來直爽地告訴你：你這個毛病，無論在哪兒都要弄出笑話來的；你對於現時的風俗習尚懷着這樣大的忿怒，很多人要把你當成怪物的。

阿爾賽斯特 那才好呢，活該！那才好呢，我正要他們那樣。那才是一個好的徵候，我反要覺得十分高興：所有的人在我看來是如此的醜惡，我如果成爲他們眼中的好人，我倒要不痛快呢。

非蘭德 你果真這樣痛惡人類嗎？

阿爾賽斯特 是的，我對人類憎恨到極點了。

非蘭德 世上所有的人，沒有例外地都包括在這種憎恨裏嗎？可是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裏總還有不少……

阿爾賽斯特 沒有，我的恨是普遍的，我恨所有的人：有些人，我恨他們，是因爲他們兇惡傷人；有些人，我恨他們，是因爲他們對待惡人也是一團和氣，凡是純潔心靈

① 莫里哀的另一劇本。——譯者註

對人間罪惡應有的憎恨他們絲毫都沒有。你看，現在正跟我打官司的那個地道惡棍，別人却那樣不辨是非地特別跟他和氣！在他那副假面具的後面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看出他是個賣友的奸徒；無論到什麼地方，誰也可以認出他是何等樣的人；他的兩隻眼滴溜溜地亂轉，他的語聲故意裝得低聲下氣，只有外來的人才會被牠矇住；可是這個原應讓他銷聲歛跡的蠢漢，却靠着齷齪的鑽營混進了上等社會；並且由於這種鑽營，他居然走了鴻運，惹得真正有才學的人氣憤不平，有道德的人抱愧含羞；雖然人們到處都用一些可羞的頭銜加在他的身上，他那狼藉的聲名也並沒得到任何人的同情；雖然稱他作騙子手、無恥之徒、該死的強盜，也可以担保人人同意，沒有一個人會出來反對；可是他的虛偽醜態却到處受着人們的歡迎：大家對他都熱烈款待，笑臉相迎，無論什麼地方他都混得進去；如果有一個位置必須要手腕方能到手，那末第一流的貴族紳士也難與他競爭。唉！眼看着大家對於惡人是這樣寬容放縱，我真好比受了致命的創傷。有時候我就突然不由自主地要逃到大沙漠去，避開所有的人。

非蘭德 對時下的風俗我們不必過於憂傷，對於人類的本

性我們應該多加寬恕，不可用太嚴峻的尺度去觀察；對人類的缺點我們的眼光要放寬和一點。人類之間需要一種行得通的道德；講道德講過了頭也是要受譴責的；完美的理性是不趨極端的，講道德也必須懂得適可而止。那種古老年間過於生硬死板的道德，與我們這個時代以至於普通習俗實在有點格格不入；那種道德對於人類的要求實在過高：我們應該適應時代的趨向，不可過於固執；如欲挺身作改革世界的工作，那才是無與倫比的瘋狂行爲。我和你一樣，每天都看到許許多多必須改絃易轍方能順理成章的事物；但是不管我每一邁步會遇見什麼事情，人們總也看不見我像你那樣大發雷霆；他們是何等樣的人，我就平心靜氣地把他們當作是何等樣的人，我早把我的心靈鍛鍊得慣於忍受他們的行爲。我相信無論在宮裏或在城裏，我這種冷靜態度與你的憤慨不平是同樣有哲學意味的。

阿爾賽斯特 但是先生，這種理由十足的冷靜態度，它果真能够使你對任何事情都不發火嗎？倘使偶爾有一個朋友出賣了你，有人爲了圖謀你的財產設下奸計來陷害你，或散佈種種謠言不利於你，你也坦然看着一點也不生氣嗎？

非蘭德 是的，你心裏覺得氣忿不平的那些旁人的缺點，在我看來都是與人的本性分不開的毛病；我看見一個人陰險狡詐、蠻不講理、唯利是圖，就像看見羣鷹嗜殺、猴子弄惡作劇、羣狼暴怒一般，我的神經並不覺得格外難受。

阿爾賽斯特 那末我就看着人家出賣我、偷我、將我撕成碎片，而不……噢，我不願開口了，你這番議論真太豈有此理了。

非蘭德 說真的，你還是不開口的好。很不必對跟你辯論的人發這麼大的火，分一點精神去料理一下你的訴訟吧。

阿爾賽斯特 我決不去料理我的訴訟，我早已拿定主意了。

非蘭德 可是你指望誰去替你請託人情呢？

阿爾賽斯特 指望誰？指望正義，指望我的正當權利和那個公道。

非蘭德 那末，一位審判官你也不去拜訪了？

阿爾賽斯特 不去。莫非我的理由還不够正當，還不够明顯？

非蘭德 這個，我完全同意，不過對方的陰謀是可慮的，並且……

阿爾賽斯特 不，這條路上我是決定一步不往前走的。要不